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与应对
——基于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考察

贾勇宏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是指儿童期农村留守经历终止后对成年期个体后续发展的延时性或滞后性影响。调查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在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社会情感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产生的实际影响取决于农村留守经历、个体抗逆力、其他风险因素、保护性因素四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具体存在持续影响机制、消磨趋同影响机制和反弹激活影响机制三种形态。为应对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本研究认为,要构建涵盖儿童期和成年期留守群体的毕生关爱与保护政策体系,做好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和有留守经历社会青年的关爱工作,发挥家庭的积极支持作用,努力提高有留守经历青年自身的抗逆力。

关键词 农村留守经历;个体发展;长期性影响;曾留守农村大学生

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6.04.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留守经历对农村大学生发展困境的影响机制与精准帮扶研究"(BFA210072)

农村留守经历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经历的简称,是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六个月以上、自己生活在农村户籍所在地的 16 周岁以下儿童的儿童期生活经历。受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照料缺失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陷入了多重困境,不少国内外研究者由此认为农村留守经历对儿童期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以负面为主[①],并默认该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农村留守经历发生期间,似乎只要农村留守经历终止了,其负面影响也就自然消失了。事实上,随着我国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逐渐长大成年,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也逐渐显现。作为儿童期发展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后的个体发展是否还存在着长期性影响呢?如果存在,该影响表现何在?其生成机制又如何?本文将以曾经有农村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简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的内涵

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是农村留守经历时间效应的体现。从农村留守经历发生过程的时间轴来看,农村留守经历包括留守起始时间,留守终止时间和留守持续时间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留守经历的起始时间从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首次外出务工(六个月以上)开始算起。留守经历的持续时间是指留守经历开始到终止之间的累计时间,也称作留守时长。留守经历的终止时间即留守经历被确认结束的时间。

根据留守经历影响的时间性质,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既有即时性影响也有延时性影响。所谓即时性影响是指留守经历在其存续期间对个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即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

① 参见贾勇宏:《人口流动中的教育难题——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94 页。

方外出务工时的亲子分离成长环境开始出现到终止期间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所谓延时性影响是指农村留守经历在其终止后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又可以分为持续性影响和滞后性影响两种形式。持续性影响是指农村留守经历虽然终止了但其影响一直持续存在;滞后性影响是指农村留守经历在存续期间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其终止后的某个时间段内因某种诱导性刺激导致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突然爆发出来。

从广义角度看,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不仅包括农村留守经历发生期间的即时性影响(中短期影响),还包括农村留守经历在终止后对个体后续发展的延时性影响(长期性影响),涵盖了个体从童年期到成年期的整个生命历程,是农村留守经历即时性影响和延时性影响的统一。从狭义角度看,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是指留守经历在终止后对成年期个体后续发展的持续性或滞后性影响,是农村留守经历影响的延时性体现。为了研究的便利,本研究所指的农村留守经历的长期性影响是指其狭义的含义。

确认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需要先认定留守经历的终止时间。留守经历的终止时间认定在实践中可以采用事实终止和统计口径终止两种方法。事实终止认定即确认留守状态的实质性终结,主要表现为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返乡或农村留守儿童进城与父母团聚两种情况。统计口径终止是指不再满足农村留守儿童身份界定的统计条件即视为留守经历的终止,如年龄。事实终止法能够按照"应管尽管"原则最大限度地将农村留守儿童纳入政策享受范围,但在实践中经常会面临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种身份相互转换而需要反复确认的困难。统计口径终止认定在实践中便于筛查统计,有利于提高政策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容易将事实上处于亲子分离状态但超出统计年龄范围者、留守经历事实上已终止但留守问题依然存在者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如,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农村留守儿童的年龄界定为"不满十六周岁",这就意味着超过16周岁儿童的留守经历将会在统计口径上被自然终止。为了客观地探究农村留守经历的长期性影响,本研究在操作层面采用事实终止法认定农村留守经历的终止时间,即以农村留守儿童的外出务工父母返乡或农村留守儿童进城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开始时间为准。

二、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的表现

在教育学语境中,个体发展是个体身心发展的简称,包括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发展。就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而言,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更多聚焦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学业成就(认知能力)、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非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近些年,国内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社会情感能力来表征个体的非认知能力。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以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作为成年期个体考察对象,将其在校学业成就、心理健康和社会情感能力的水平作为其身心发展状况的主要表征,由此来考察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

(一)学业成就

狭义的学业成就是指个体的学习成绩;广义的学业成就是指个体的"行为绩效和客观成绩"[①],是某一时期内的学习结果、学习行为和学习态度的总和。有研究者认为,广义的学业成就可以从学习成绩、学业能力发展、学业自我概念发展[②]三个方面加以测度。其中,学习成绩指学生通过教师统一教学、最后对知识掌握情况进行统一测试形成的可量化水平;学业能力发展指学生在学校通过教师授课、师生互动以及自我内化而形成的与学习相关的综合能力;学业自我概念发展指学生在学校形成的对自己学业发展方面的稳定认知和评价[③]。本研究将从以上三个维度来表征个体的学业成就。

为了考察农村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个体学业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团队基于4596名本科生的问卷调查研究,将3449名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普通大学生)与1147名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行了比较[④]。

① 王雁飞、李云健、黄悦新:《大学生心理资本、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关系研究》,《高教探索》2011年第6期。

② 参见张雪:《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学成绩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③ 参见陈晨:《农村留守经历对当代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④ 参见贾勇宏、黄道主、张凌云:《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现状、特征与精准帮扶——基于4596名本科生的调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结果显示，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得分整体上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分项指标分析结果显示，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在学业能力发展、学业自我概念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但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见表 1）。

表 1　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各维度得分表

题项	样本类型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学习成绩	非留守	3449	3.53	0.751	0.441	0.659
	曾留守	1147	3.52	0.774		
学业能力发展	非留守	3449	3.66	0.731	4.472	0.000
	曾留守	1147	3.55	0.765		
学业自我概念	非留守	3449	3.92	0.710	3.934	0.000
	曾留守	1147	3.82	0.763		
学业成就（整体）	非留守	3449	3.67	0.660	2.847	0.004
	曾留守	1147	3.60	0.712		

为了排除城乡学习和生活背景对个体学业成就的影响，我们将农村非留守大学生作为参照群体，将 3337 名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样本按照农村留守与农村非留守进行群体比较分析后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业能力发展、学业自我概念的分项得分和学业成就整体得分的均值都低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在学习成绩方面的群体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但在学业能力发展和学业自我概念发展方面的差异都非常显著（见表 2）。

表 2　有无留守经历的农村大学生学业成就状况比较表

题项	样本类型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学习成绩	农村非留守	2190	3.54	0.751	0.725	0.469
	农村曾留守	1147	3.52	0.774		
学业能力发展	农村非留守	2190	3.63	0.731	3.059	0.002
	农村曾留守	1147	3.55	0.765		
学业自我概念	农村非留守	2190	3.93	0.710	3.928	0.000
	农村曾留守	1147	3.82	0.763		
学业成就（整体）	农村非留守	2190	3.67	0.660	2.428	0.015
	农村曾留守	1147	3.60	0.712		

综合表 1 和表 2 的分析可知，农村留守经历在整体上对在校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依然有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业能力发展水平和学业自我概念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国内学者吴永源等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早期留守经历对大一新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对女生的负向影响大于男生，对独生子女的负向影响大于非独生子女”①。由此可见，童年期农村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个体的学业成就存在着长期的负面影响。

（二）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个体身心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团队通过自编心理健康测评量表对 4956 名在校大学生样本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考察②。结果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整体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普通大学生，并在亲情缺失感、胆小怕事等畏惧倾向、孤独感三个方面的得分高于其他普通大学生，且在统计学上差异显著（见表 3）。由此说明，农村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整体状况不如其他普通大

① 吴永源、张青根、沈红：《早期留守经历会影响农村大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吗——基于全国本科生能力测评的实证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21 年第 1 期。

② 参见贾勇宏：《农村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在校发展成就的影响研究——基于 4596 名在校本科大学生的调查》，《教育发展研究》2020 年第 23 期。

学生群体,且在亲情缺失感、畏惧倾向、孤独感等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

王玉花等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与一般大学生相比,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明显偏低,他们更少得到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总体社会支持水平偏低[①]。由此可见,农村留守经历降低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使其亲子情感和其他心理需求长期难以得到满足,进而对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表3 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各维度得分表

指标项	样本类型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t 检验
心理健康整体	曾留守	1147	3.90	0.928	$DF=1871$ $t=-4.533$
	非留守	3449	4.04	0.876	$P=0.000$
亲情缺失感	曾留守	1147	3.47	1.208	$DF=4594$ $t=3.215$
	非留守	3449	3.33	1.240	$P=0.001$
胆小怕事等畏惧倾向	曾留守	1147	3.48	1.081	$DF=2035$ $t=2.000$
	非留守	3449	3.40	1.126	$P=0.046$
孤独感	曾留守	1147	3.00	1.202	$DF=1977$ $t=3.213$
	非留守	3449	2.86	1.213	$P=0.001$

(三)社会情感能力

社会情感能力最早由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联盟(简称CASEL)提出,是指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儿童基于他们自己的情感和社会交往体验而获得的一组与个人适应性和社交发展有关的核心技能,具体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能以及负责任的决策五个能力维度[②]。我国学者杜媛、毛亚庆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人们在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情境中发展出来的认识情感和管理情感的能力[③]。

为了考察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本研究团队基于CASEL提出的社会情感能力五维度模型于2022年对在校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④],将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整体和各维度得分的均值都低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差值最大的维度是人际关系技能(见表4)。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也表明,两大群体在整体和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都极其显著,这意味着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整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

表4 有无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各维度得分表

题项	样本类型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自我认知	农村非留守	637	3.7997	0.64657	3.865	0.000
	农村曾留守	607	3.6560	0.66434		
自我管理	农村非留守	637	3.7410	0.66543	3.927	0.000
	农村曾留守	607	3.5878	0.71017		
社会意识	农村非留守	637	3.9463	0.63420	3.292	0.001
	农村曾留守	607	3.8204	0.71030		
人际关系技能	农村非留守	637	3.7578	0.64005	4.614	0.000
	农村曾留守	607	3.5834	0.69252		
负责任的决策	农村非留守	637	3.8053	0.66467	4.101	0.000
	农村曾留守	607	3.6458	0.70745		
社会情感能力(整体)	农村非留守	637	3.8100	0.58249	4.394	0.000
	农村曾留守	607	3.6587	0.63214		

① 参见王玉花:《儿童期留守经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年第4期。

② 参见彭安慧:《留守经历对农村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③ 参见杜媛、毛亚庆:《基于关系视角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构建及发展研究》,《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

④ 参见彭安慧:《留守经历对农村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需要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技能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不良是诱发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常见因素，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技能维度上相对较低的得分可能是该群体心理健康整体水平相对较低的直接相关因素。

三、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的生成机制

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在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社会情感能力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事实足以证明，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后的大学生个体发展存在着长期性影响。儿童期农村留守经历既然已经结束了，为何还能对个体的发展产生长期性影响呢？下文将对其生成机制进行探讨。

（一）生成机制的二维度四因素模型

个体的发展是个体主观能动性与外部发展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村留守经历作为一种相对不利的成长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因素，但并不必然导致个体不良的发展结果。在个体特质的既定情况下，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产生的实际影响主要取决于农村留守经历、个体的抗逆力、个体发展中的其他风险因素、个体发展中的保护性因素四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农村留守经历与个体发展关系的二维度四因素模型。二维度指的是外部发展环境与个体能动性两个维度。外部发展环境是指农村留守经历、个体发展中的其他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个体的能动性是指个体的抗逆力。农村留守经历可以用留守经历载荷来表示，是由个体留守经历的起始时间、留守经历的时长、留守经历的终止时间和留守经历的类型所形成的留守经历综合风险，留守经历载荷越大，表明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负向影响越大。个体发展中的其他风险因素是指对个体成长和发展不利因素的总和，如家庭贫困、身心健康状况不良等；个体发展中的保护性因素是对个体成长和发展有利的支持体系，主要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同伴等的关爱与保护。抗逆力（Resilience）也叫个体的心理韧性、复原力，是指个体面对逆境时能够做出良好的适应并恢复的能力[①]。

农村留守经历、个体发展中的风险因素与保护性因素都属于外部发展环境，外部发展环境只有真正作用于个体才对个体发展有实质性意义。在其他外部发展环境既定的情况下，农村留守经历作为一种特殊（主导）的风险因素作用于个体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作为逆境激发和强化个体的抗逆力，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变得更强，其积极心理品质得到培养，心理力量变得更加强大，能够逐步消除和战胜留守经历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在影响结果上表现为对留守经历无感或留守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步消退；二是作为逆境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当外部风险压力超出了个体的可承受范围时，留守经历便会和其他风险因素一起联合作用于个体，导致个体发展陷入困境。个体发展中的风险因素、保护性因素和个体的抗逆力相互作用导致了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发展的不同结果。

（二）生成机制的三种具体形态

根据农村留守经历与个体发展关系的二维度四因素模型，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结果存在四种理论上的可能：无影响，影响持续存在，影响随留守经历同步结束，影响在留守经历终止后断续发生。因此，本研究认为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存在持续影响机制、消磨趋同影响机制和反弹激活影响机制三种形态。

1. 持续影响机制

持续影响机制是童年期农村留守经历在其终止后依然对成年期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的机制。该机制运行的主要机理是在个体发展中的风险因素与保护性因素力量的对比中，作为核心风险因素的农村留守经历一直占据外部发展环境的上风，个体抗逆力难以完全战胜其负面影响。其背后的逻辑可以用亲子依恋理论和创伤理论来加以解释。

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亲子依恋理论认为，幼儿具有类似于动物的生物本能，会依靠大智慧的个体以寻求保护从而获得生存。幼儿从一出生就通过一套依恋行为系统与母亲（其他照料者）之间建立

① 参见刘玉兰：《西方抗逆力理论：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密切联系,通过“内部工作模式”形成情感依赖[①]。所谓内部工作模式是指个体与早期抚养者或其他依恋对象在互动过程中,个体基于抚养者(如母亲)对自己需要的反应性和敏感性形成的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包含两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认知模型: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②]。自我模型是对个体是否有价值、有能力,是否值得被爱的认知;他人模型是个体对重要他人是否可靠、可依赖的认知。鲍尔比还认为,个体在6至7个月时开始建立亲子依恋关系,一直到3岁前都是形成依恋关系的关键期[③]。如果此时父母忽略、漠视孩子的需求,则会让个体通过内部工作模型形成不安全的依恋模式,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认知、行为和人格的形成,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当然,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当个体遇到新关系或关系发生变化时,依恋模式会通过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发展和演化”[④]。

农村留守经历是一种拆分型的亲子分离生活模式,父母照料的缺失和亲子关系的疏离会使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或被忽略,促使他们形成一种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当其消极情感没有办法引起依恋对象的有效反应时,他们就学会了压抑或夸大情感反应,从而导致扭曲的情绪表达和对他人的消极反应。这种消极的依恋模式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就会持续影响有留守经历者的认知、心理健康、行为模式和健康人格的形成。国内相关研究已经确认“留守经历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有显著负向作用”[⑤],而且“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⑥]。

本研究团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部分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目前依然处于不安全的亲子依恋模式状态中。当问及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你对父母亲目前的看法”时,在2018年的调研中,明确表示“恨父母”的样本占比为0.6%;而表示“能理解,但还是耿耿于怀”和“事先不理解,但现在慢慢释怀”的样本分别占比为12.9%和15.4%(见表5)。在2022年的调研中,明确表示“恨父母”的样本占比为0.7%;而表示“能理解,但还是耿耿于怀”和“事先不理解,但现在慢慢释怀”的样本分别占比为14.3%和19.4%。再次调研的结果证实,三成左右的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亲子关系依然没有完全修复,亲子依恋模式仍然处于不安全状态。

表5 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对父母的态度

亲子态度	2018年			2022年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一直能理解父母	815	71.1	71.1	398	65.6	65.6
能理解,但还是耿耿于怀	148	12.9	84.0	87	14.3	79.9
事先不理解,现在慢慢释怀	177	15.4	99.4	118	19.4	99.3
恨父母	7	0.6	100.0	4	0.7	100.0
合计	1147	100.0	—	607	100.0	—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非常重视童年期经历对成年期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早期人格的发展在形成的早期具有模式化特点,其最初的印记也会伴随个体一生,成年期的发展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童年时期的特殊创伤经历[⑦]。农村留守经历是一种特殊的童年期经历,这种经历未必都构成“创伤”(只有当痛苦无法忍受时才构成创伤),但对绝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这是一段时间较长的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它会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形成无意识记忆,对成年后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2022年的调研中,当问及样本大学生“你目前对留守经历的心态如何”时,有74名曾留守农村大学生明确回答“创伤仍难以抚平”,占607份样本总数的12.2%。这说明一成以上样本的留守经历对其成年后仍有不良影响。摩尔多瓦的儿童研究报告也显示,父母外出的童年经历给亲属抚养儿童(没有与父母直

① 参见John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4, no. 52, 1982, pp. 664-678.

② 参见王争艳、刘迎泽、杨叶:《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研究概述及探讨》,《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5期。

③ 参见John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4, no. 52, 1982, pp. 664-678.

④ 尤瑾、郭永玉:《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⑤ 周颖、杨天池:《留守、随迁与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基于CEPS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1期。

⑥ 郭亚平:《留守经历及其开始阶段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⑦ 参见郑日昌:《心理测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8-392页。

接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心理方面的创伤多年之后仍有影响，即使金钱和物质的补偿也无法弱化童年早期远离父母的心理创伤[①]。刘志军等的实证研究发现，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有长期的负面影响，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且留守结束时长的增加并不会提升主观幸福感[②]。可见，创伤经历会对个体的成年期发展产生持久性的影响。

总之，童年期的亲子分离会使农村留守儿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不安全亲子依恋模式，进而产生对自己和他人的消极认知。亲子依恋关键期的不可逆性和创伤经历的持久性影响会使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长期持续地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甚至持续到成年期。

2. 消磨趋同机制

消磨趋同机制是指农村留守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会逐步减弱乃至完全消失，个体最终的发展结果与其他群体无差别的机制。消磨趋同机制强调“时间是治愈伤痛最好的良药”，主要机理是作用于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素的力量大于风险因素的力量，促使个体抗逆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不断战胜和消除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最终在发展结果上表现为个体对留守经历产生的影响无感或影响减弱。

如前所述，早期亲子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对成年后的个体发展产生持久性影响。但是这种依恋模式并非固定不变，当成年个体遇到新的依恋对象和重要他人时，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农村留守儿童如果在成年期能够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保护，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就会明显减弱直至消失。

本研究团队的调研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尽管整体上低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但两大群体的学业成就差距主要表现在大一、大二和大三阶段，随着年级的上升，两大群体的学业成就也随之提升，但二者的差距在大学后期（大四和大五）则逐步缩小并趋于一致”[③]。同时，本研究团队对 1244 名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按年级分组进行比较分析后也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从大一到大三都显著低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但到大四和大五年级时两大群体的差异变得并不显著（见表 6）。本团队对样本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和农村非留守大学生的年级得分差异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消磨趋同机制对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和社会情感能力的作用成立，但对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不明显。

表 6　不同年级有无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比较

题项	样本类型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大一	农村非留守	295	3.8260	0.58234	1.665	0.096
	农村曾留守	238	3.7393	0.61653		
大二	农村非留守	122	3.8489	0.54617	3.504	0.001
	农村曾留守	109	3.5769	0.63374		
大三	农村非留守	131	3.7619	0.59837	2.515	0.012
	农村曾留守	150	3.5741	0.64637		
大四	农村非留守	78	3.7922	0.63311	0.798	0.426
	农村曾留守	100	3.7191	0.58412		
大五	农村非留守	11	3.6494	0.41361	1.147	0.266
	农村曾留守	10	3.2977	0.92175		

需要说明的是，消磨趋同机制并非意味着农村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真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消失，它是人为积极干预的结果。本研究团队在访谈中了解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目前是在校大学生群体中发展处境相对艰难且规模比较庞大的群体之一，在学业、心理、生活和就业等方面都容易产生困难，所以该

① 参见 A. M. Pottinger,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Loss by Parental Migration in Inner City Jamai,”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4, 2005, pp. 485-496.

② 参见刘志军、杨帅、王岩：《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社会》2022 年第 6 期。

③ 贾勇宏、黄道主、张凌云：《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现状、特征与精准帮扶——基于 4596 名本科生的调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群体得到了高校学生工作者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关爱和精心呵护,部分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抗逆力因此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步增强,到了大学高年级后农村留守经历对其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步减弱。这也充分说明,相对优越的大学教育环境在消除农村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发展所形成的不利影响方面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

3.反弹激活机制

反弹激活机制是指农村留守经历在其终止后对成年期个体的发展暂时没有影响或者趋于利好,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却又对个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该机制的机理是个体发展中的多重风险因素累积叠加超出了个体抗逆力的调节范围,农村留守经历作为主导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在特定环境下再次被激活。

曾留守农村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除了具有农村留守经历外,还会面临其他发展风险。当其他风险因素在同一时间段内不断叠加在同一个体身上并超出了个体抗逆力的调节范围时,农村留守经历就会在特定环境下激活沉睡在个体潜意识中的风险因子,进而对个体的发展产生滞后性的影响。

本研究团队的调查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团队把农村大学生样本的社会情感能力按年级分组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农村非留守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均值的年级组间差异整体不显著($P=0.606$),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均值年级差异显著(见表7)。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中大一年级样本的社会情感能力均值最高,其次是大四、大五年级样本的得分均值最低。

表7 不同年级有无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比较表

年级	农村非留守大学生			曾留守农村大学生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大一	295	3.8260	0.58234	238	3.7393	0.61653
大二	122	3.8489	0.54617	109	3.5769	0.63374
大三	131	3.7619	0.59837	150	3.5741	0.64637
大四	78	3.7922	0.63311	100	3.7191	0.58412
大五	11	3.6494	0.41361	10	3.2977	0.92175
总数	637	3.7912	0.59012	607	3.6174	0.62981
方差分析	$F=0.641$ $P=0.606$			$F=3.184$ $P=0.013$		

经过事后多重检验分析后发现,曾留守农村大学生中大一年级样本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均值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和大五样本,但与大四样本无显著差异,其他年级样本之间的得分均值差异也不显著(见表8)。这表明,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在不同年级间呈现出V型分布特征。由于农村非留守大学生在各个年级间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并无显著差异,所以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群体社会情感能力在年级间的V型分布和变化印证了反弹激活机制在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中的存在。

表8 不同年级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均值差异多重比较

(I) / (J)	均值差(I−J)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二	0.16241*			
大三	0.16519*	0.00278		
大四	0.02013	−0.14228	−0.14506	
大五	0.44156*	0.27915	0.27637	0.42143*

注:*表示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进入大学之前,户籍相同的农村高中学生基本都在同县城的高中学习,学习和生活环境高度相似。受高中学习压力的影响,除了学习成绩差异,农村籍高中生对农村留守经历的意识和影响并不敏感。成功考取大学后,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抗逆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相较于其他普通大学生在大学学习和生活方面开始面临更多的挑战。当曾留守农村大学生身处困境时,他们会不自觉地与周围其他同学进行差异比较,自我归因机制会促使他们的留守经历意识觉醒,他们会逐渐发现自己与其他同学最大的差别是家庭环境的差别:自己不仅仅是“小镇做题家”,还是

曾留守农村大学生。当多重风险因素叠加时，一旦遇到某种诱导性刺激，农村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就很容易被激活。这种反弹激活机制实际上是农村留守经历长期性影响的一种滞后表现，是农村留守经历与其他风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外部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下，消磨趋同机制又会抵消反弹激活机制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到了大四年级，这种影响又逐步消退。至于大五年级样本的社会情感能力结果最糟糕，其原因在于大五年级样本除五年制专业外大多是因学业困难而延期毕业的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发展困难最大和最多的群体，可以作为特殊群体去考虑而不适用本研究结论。

四、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的应对策略

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的发展具有长期性影响是客观事实，只有正视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才能消除其负面影响。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一）构建对有留守经历群体的毕生关爱体系

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发展依然有长期性影响，这意味着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贯穿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甚至可能会产生代际传递。因此，仅仅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关爱是不够的，成年后个体的发展同样也需要得到积极关注。减少儿童期留守现象只是对有留守经历群体关爱和保护体系的第一步，消除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负面影响才是终极目标。为此，基于留守经历的影响而不是留守儿童身份，调整和重构有留守经历群体的关爱与保护政策体系势在必行。首先，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放宽政策覆盖对象，把 18 周岁以下事实上需要帮扶的未成年城乡留守儿童都纳入政策范围。其次，以消除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为核心，构建涵盖有留守经历青少年全生命周期的毕生关爱和保护体系，根据有留守经历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需求，分层次、分类别、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顶层设计。

（二）加强对有留守经历青年群体的积极帮扶

“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并不完全适用于有留守经历的青年群体，积极干预才是消除留守经历对其负面影响的良策。因此，国家和全社会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对成年期有留守经历青年的关爱与帮扶。

首先，高校要积极帮扶曾留守农村大学生。曾留守农村大学生是从相对不利的发展环境中逆袭成才的“留守精英”，其成长过程艰辛而励志。成功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曾留守农村大学生消除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采取积极措施对他们进行帮扶既是防止该群体在大学期间再次陷入多重发展困境的需要，也是提高有留守经历青年群体帮扶效率的需要。为此，高校可以采用专业技术手段对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的发展困境进行精准识别和评估，根据留守经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在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按具体需要分类、分层进行关爱和帮扶，通过外部赋能增强其抗逆力，努力通过“助人自助”机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与留守经历的和解，完成人生伤痛的疗愈。

其次，建构对有留守经历社会青年的关爱和保护工作体系。对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有留守经历但未上大学的社会青年群体而言，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相较于在校曾留守农村大学生整体上处于相对劣势，他们的发展状况究竟受到了留守经历多大的影响，国内目前还缺少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相关的关爱和保护体系也是空白。如果农村留守经历对该群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得不到及时的干预和消除，势必会影响他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福祉，最终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为此，国家和社会应逐步建构对有留守经历社会青年的关爱和保护工作体系，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群团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对该群体进行必要的关爱和帮扶。留守群体关爱组织和社会团体可以通过专业的筛查手段对社会青年留守经历影响状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对需要帮扶的重点人群在心理健康、就业、婚恋、社会适应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扶。

（三）发挥家庭在消除留守经历长期性影响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留守经历对成年期个体产生的长期性影响，根源在于童年期亲子分离的生活环境。“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在情感和心理层面真正消除农村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还是要从亲子关系入手，努力改变有留守经历群体的亲子依恋模式。无论是在童年期还是成年期，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都要尽最大努力增强对有留守经历群体的关爱，通过家庭的情感纽带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帮扶。此举不仅能大大缓解留守经历带给他们的伤痛，还将加快曾留守群体与父母和解和自我疗愈的进程。当然，不是所有家庭和父母都有能力和有条件做到对孩子无条件的关爱。为此，政府和社会在关注曾留守群体时，不能忽略以

父母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的重要性,要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搭建亲子沟通平台、修复家庭关系等途径为父母赋能,通过发挥家庭成员的积极作用,从源头上减弱留守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性影响。

(四)提高有留守经历青年群体的抗逆力

童年期的留守经历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有留守经历青年应对留守经历影响的抗逆力是可以改变的。首先,有留守经历青年群体要努力培养自己的积极心理品质,正确看待农村留守经历对自己成长的影响。"对逆境的消极认知是农村大学生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之间的调节变量"①,农村留守经历对个体的发展在整体上是不利的,但也不乏积极的方面。父母外出务工虽然造成了个体亲子分离的童年生活,但却可以通过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改变教育理念为个体获得优质的受教育机会创造条件。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务工会提高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②,同时,农村留守经历也有利于个体独立以及坚韧个性的塑造。因此,有留守经历群体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发展问题都归因于外出务工的父母,努力做到"归因不归罪",与父母和解,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其次,有留守经历的青年应积极参加社会情感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应对发展中的困难。最后,有留守经历青年应积极参加各种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交活动,提高自己从外部获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支持性因素的能力。

责任编辑 曾新

Long-Term Effects of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s

Jia Yonghong

(School of Law,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delayed consequences for individuals' adult development after their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being left behind have ended. Survey finding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with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tend to have the relatively lower level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mental health, and socio-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actual developmental outcomes of such experiences depend on the dynamic interplay among the intensity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s, individual resilience, and other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Specifically, this interplay gives rise to three mechanisms: the sustained impact mechanism, the attenuation and convergence mechanism, and the resilience activation mechanism. To address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ifelong care and protection policy system that covers left-behind populations in both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provide targeted car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young adults with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strengthen the active role of family support, and strive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young people who have undergone such experiences.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long-term effects; college students with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① 宋淑娟、许秀萍、尤金凤:《农村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及逆境认知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年第4期。

② 参见韩保庆、王胜今、张敬霞:《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教育与经济》2023年第2期。